

高棉的微笑

楊芳綺

柬埔寨文化資產保存維護有感

「微笑高棉」是柬埔寨招攬旅遊的廣告標語，世界各地的遊客慕名而至，就只為目睹巴陽寺（Bayon）的一抹微笑。在微笑的背後，卻隱藏一段殘酷的過往。柬埔寨經歷多年的內戰及赤柬的屠殺，這段難以抹滅的回憶，幾乎讓整個國家失去文化與活力。戰後硬體基礎建設、重要古蹟遺址亟待重建，在柬埔寨當局及國際組織的努力下，巴揚寺的微笑再現，雕像依然如同往常的靜定。柬埔寨的人民如《真臘風土記》所載：「...或三日四日，或五六日，城中婦女，三三五五咸至城外河中漾洗：」，河邊常見婦女、孩童悠游於水中嬉戲、梳洗。

這次的東南亞學術訪問交流之旅，卻讓我們遇見了另一種微笑，長駐於柬埔寨的法國遠東學院的建築師、修復師，遠離法蘭西的故鄉，以十多年的黃金歲月，拼湊人類歷史的記憶，同時也修補戰後驚惶不安的心靈，當他們以認真而堅定的眼神介紹在地古蹟保存修復情況，眼神煥發對工作的熱忱，嘴角泛起的微笑，令人動容。

本文擬介紹柬埔寨保存維護的三個主要機構的歷史背景

及其任務：吳哥窟古蹟保護暨區域整治局（Authority for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Sites and Administration of Region of Angkor 簡稱APSARA）、國立金邊博物館暨修復工作坊、法國遠東學院暹粒中心。在這三個機構的分工及彼此支援下，才能促使吳哥進入世界遺產名單，並成為家喻戶曉的觀光勝

地。文化資產的保存維護通常分為四個面向維護、研究、推廣、管理，下文將先介紹負責吳哥遺址經營管理及推廣活動的APSARA，次則闡述典藏、研究吳哥重要文

物的國家博物館暨修復工作坊，最後則是負責維護、研究吳哥遺址的法國遠東學院暹粒中心，希望能透過本文的介紹，給予讀者對吳哥的保存維護行動有一概觀。

邁向世界遺產之路

高棉在現今柬埔寨的西北方，建立王國的首都，其活動時間為西元九至十六世紀。在此聚集為數不少的古蹟及遺址，這個埋沒於森林中的遺址，直到一八五八年法國植物學家亨利穆歐（Henri Mouhot）發現之前，早已被西方世界遺忘許久，而這個發現也激起法國對這個神秘國度的研究興趣。

一八九八年於越南西貢成立的常駐印度支那考古團，也就是日後的遠東學院，在一九〇七年柬埔寨收復暹粒後，即被賦予對吳哥的保存維護任務，學院的考古學者及建築師帶領各領域的人員，對高棉古皇城進行全面性的測繪、攝影、繪圖等基礎研究，隨後進

行基礎維護。

直到一九七五年高棉紅

軍取得政權前，此地皆由法

國遠東學院主持保存維護古蹟的工作。

歷經數十餘年的內戰後（1970-1990），柬埔寨王子西哈努克（Sihanouk）於一九九一年呼籲拯救吳哥。次年一九九二年美國聖塔菲（Santa Fe）委員會年會中吳哥同時被列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名單和世界文化遺產『危急』名單。

依據世界文化遺產公約規定，在列入世界遺產名單前，必須先完成某些先決條件，但由於柬埔寨無法在當時達成要求，為確保維護世界面積最大的古蹟群，因此委員會決定以特例將它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單，同時聯合國也要求柬埔寨

需在三年內完成五個條件：

- 一、頒布專業保護法令
- 二、設立由專業人員成立的古蹟保護局
- 三、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聯合國發展項目（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簡稱UNDP）所設定的計畫制定規範
- 四、規定象徵性保護區
- 五、成立監督部門和專門聯絡國際組織的部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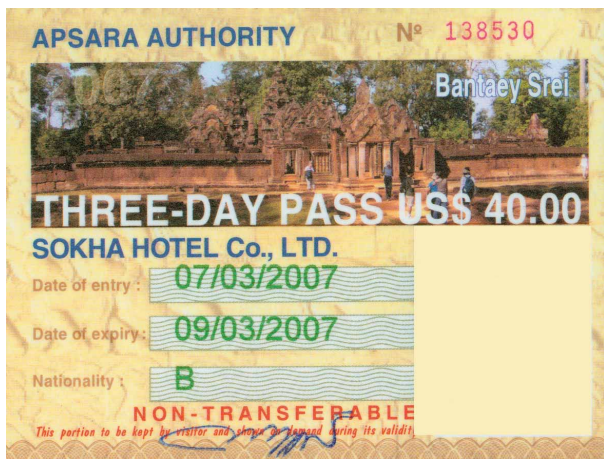
吳哥窟古蹟保護暨區域整治局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要求下，依據第二條規定須設立



專業的古蹟保護局，APSARA 於一九九五年成立，為國立機構，具法人身份享有獨立的行政權和財政權。負責制定執行保護和整治的政策，同時兼顧吳哥的觀光旅遊發展。吳哥境內的門票收入皆須歸繳給 APSARA 當局，因此該局擁有自己的預算，得以執行古蹟的保存修護政策。

APSARA 的主要核心業務由不同部門執掌，例如古蹟暨考古部門除從事考古領域研究外，尚需負責規劃吳哥及其周遭的古蹟整治工程，並提供考古園區的考古人員、典藏人員、建築師進行在職培訓等工作；公關部門則負責宣導 APSARA 的工作成果，藉以吸引群眾至暹粒省暨吳哥境內投資，同時負責接待國家及國際的貴賓代表團至吳哥訪問；旅遊部門則制定中長期的旅遊觀光發展計畫，並負責培育園區的導覽人員。此外，吳哥的周邊商品販售及產品代理是此機構的財源之一，也是由旅遊部門統籌辦理。



吳哥遺址參觀券，左上方標明管理單位為APSARA。

在經歷多年的戰亂，戰後的秩序亟待重建，柬埔寨當局極欲透過觀光事業的發展來協助重建的工作，但同時也無法避免受到觀光和商業的剝削，政府也意識到此一危險性，因此在國際組織的協助下，柬埔寨政府建立一套嚴格的文化資產管理政策，對於各項指標皆有數據化的資料，藉以在經濟發展與古蹟的保存維護中取得平衡的發展。

金邊國立博物館暨修復工作坊

在金邊成立國家級的博物館前，並無專門典藏高棉藝術的博物館。二十世紀初西貢的印度支那博物館轉移至河內，變成法國遠東學院的博物館，即是路易菲諾（Louis Finot）博物館，其成立的目的，是爲了在印度支那聯盟的行政首都，建立一個足以代表印度支那藝術的博物館。

一九〇五年金邊的高級駐紮官表達在保護地的首都設立博物館的意願。西索瓦特（Sisovath）國王建議設於皇宮內，但此計畫從未實現，最後在一九〇九年於西索瓦特中學的中庭成立「高棉博物館」。法國遠東學院建築師亨利派蒙提耶（Henri Parmentier）曾經參與此一計畫，並且製作展覽圖錄。由於該博物館過於狹小，此博物館只有存在很短的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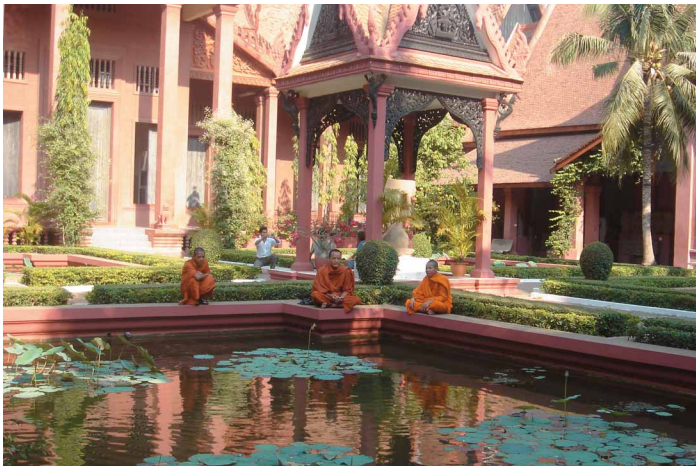
一九一七年印度支那總督阿爾貝沙侯計畫成立一個新博物館，藉以展示越來越多的藏



由喬治·葛侯里耶所設計，具高棉傳統建築特色的國立博物館。楊芳綺攝

品，基地位於皇宮的北部，古代皇家火葬場的前方，由法國考古學家喬治·葛侯里耶（George Groslier）設計。喬治葛侯里耶在柬埔寨出生，到巴黎美術學院求學前，童年幾乎都是在柬埔寨渡過。他擅長繪畫並獲得羅馬學院首獎。再回到柬埔寨後，他投入此一計畫並由當地的藝術家及建築師協助興建。他從傳統的柬埔寨建築中汲取靈感，並在柬埔寨藝術學院的協助下，建造出具有交疊的屋頂、斗拱、柱廊等特色的傳統高棉建築。新博物館於一九二〇年新年開幕，原本名為「柬埔寨博物館」（Musée du Cambodge），後來西索瓦特國王將其命名為「阿爾貝沙侯博物館」（Musée Albert Sarraut）用以紀念印度支那總督。

博物館本身為方正的設計，所有展示空間皆面向中庭，庭園由四個蓮花池組成，呈現出靜謐安祥的氣氛，經常可見居民、僧侶於盛夏的午后，徜徉於庭園間，享受片刻的愜意時光。此處不僅是保存



由蓮花池所組成的庭園景觀 楊芳綺攝

高棉藝術的殿堂，也是沉思、冥想的場所。博物館本身的展示手法不同於台灣展場封閉式的展示設計，國立博物館的展示空間呈半開放式，每個展間皆可通向花園中庭，迴廊間錯落擺放來自不同遺址的雕像、碑銘。博物館與人的印象是小巧精緻，巧妙地融合文物與自然間，每個展間皆有充足的自

然光線，因此雕像的面容會依時序不同呈現殊異的風貌。而每個展間偌大的對外窗，眺望出去的端景也別具巧思，或是迴廊間某個低眉垂目的佛像；或是喧囂熙攘的繁花爭勝，所呈現出的自然韻味，顯得不矯揉造作而恰如其份地融入建築風格中。

博物館的參觀經驗也十分特殊，由於大部份的館藏是來自吳哥窟及週邊考古遺址的雕像，因此在幾個特定的雕像前設置有小花瓶。館方人員會給予參觀者一串鮮花，由參觀者獻予佛像，並隨喜樂捐。這個「借花獻佛的儀式」著實令我們訝異，似乎錯覺正身處寺院中進行祝禱。就在獻花的一瞬間，同時也體悟到，在我們眼前的佛像，不再只是單純的藝術品，同時也是宗教的聖像。這個儀式想必是在柬埔寨人重掌博物館時才有的儀式，在西方世界將雕像抽離原存的宗教脈絡，成為藝術陳列的文物，高棉人似乎想提醒參觀民眾這些藝術品在自身歷史情境中所

具有的意涵。

博物館的首位館長即由喬治·葛侯里耶擔任，新館開幕後，將原典藏於「高棉博物館」的所有雕像，全數轉移至新館中。接下來的幾年內，陸續有法國遠東學院考古出土的文物或來自各地珍藏品入庫館藏。在喬治·葛侯里耶擔任館長期間，典藏品大量增加，並製作簡要的清冊，博物館的基礎可算是在此時期確立。

但真正的清查、展示策略卻是在一九五〇年伯瑟里耶（Jean Boisselier）的手中完成，他是位優秀的學者，其著作《遠東考古手冊——東南亞：柬埔寨》（*Asie du Sud-Est: Le Cambodge*, Paris, Picard, 1966, (Manuel d'archéologie d'Extrême-Orient)），是研究東南亞藝術的重要參考書籍，雖然他在國家博物館僅有短短的五年，但是對館中的六千件典藏品，加以分類並製作清冊，並且將展品依年代、風格、區域等以清楚的方式介紹給觀眾，可稱得上是博物館的展示邁入成熟

階段的重要推手。一九五〇年法國政府將考古部門授權予柬埔寨當局，但博物館的保存維護工作仍由法國協助，同年柬埔寨政府將博物館名稱再改為「金邊國立博物館」(Musée National de Phnom Penh)。

一九九二年於澳洲坎培拉舉辦首次的「吳哥時期」展覽。不久後，法國古美術博物館(Musée Guimet)與華盛頓國家藝廊(National Gallery of Art)向柬埔寨政府提議舉辦巡迴大



修復工作坊工作情況 前：當地修復工作人員 後：法國遠東學院修復師 Mr. Bertrand Porte 劉曼玟攝

展，藉此機會讓世人認識高棉的雕塑藝術。一九九七年「吳哥及十世紀的高棉藝術」展覽首先於法國舉辦，接著轉往美國及日本，此次展覽集結了法國吉美博物館與金邊國立博物館的館藏，堪稱是最完整的高棉藝術展。在博物館展出前，多數的雕像情況不佳，須要經過清洗、整理等基礎等修復工作，在此背景下於一九六六年成立「修復工作坊」，由柬埔寨皇室與聯合國教科文組所組成的專家共同達成協議，一方面除了修復展出的雕像，同時也訓練一批柬埔寨在地的修復團隊，使其能獨立自主進行國家博物館或其他博物館展品的修復。

金邊的修復工作坊，目前由法國遠東學院修復師貝統伯特(Bertrand Porte)主持修復計畫，並負責訓練當地的柬埔寨修復人員，從創立迄今已獲得相當不錯的成績。這次參觀過程中，有幾個修復案例甚為特殊且令人印象深刻。二〇〇〇年當法國遠東學院的建築師

與APSARA及UNESCO的顧問考察普力坎寺廟(Préah Khan)時，意外地發現兩件雕像，其中一個下半身雕像推測是屬於闍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VII)，這個半身雕像僅有軀幹，肩膀、上臂、大腿部分皆斷裂，屬灰沙岩的材質、表面有淺淡的大理石面，可能與典藏於金邊國立博物館的闍耶跋摩七世頭像吻合。然而這個推測並非偶然，由於金邊國立博物館所藏的頭像於一九五八年在普力坎寺廟的第一重圍牆的中央塔附近尋獲，而下半身像在四十多年後於同一寺廟的第一重圍牆東南方外圍附近被發現。合理的推斷下，這兩者應屬於同一座雕像。為證實這個假設，由吳哥窟保存部門與修復工作坊合作，重製脖子的模型，並經過攝影比對，連接館藏的頭像與遺址所發現的軀幹像，並於該年的文化遺產日展出。

這個案例不僅令我們佩服修復師對於專業的堅持與執著，卻也同時讓我們體悟戰爭



金邊國立博物館修復工作坊修復完成後的闍耶跋摩七世像雕像。法國遠東學院金邊修復工作坊提供

對於文明的殘酷，人類靠自己
的力量創造燦爛輝煌的文明，
也在彼此的惡鬥下摧毀一切。
為保存過去的記憶，人們得花
更多的心思去修補、拼湊歷史
的片段。望著已修復的闍耶跋
摩七世的雕像，那段未填補的
刻痕，不僅是修復師依據修復
原則所留下足以辨識的痕跡，
似乎也意在提醒世人，在歷史
的洪流中，記憶或許會隨時間
消逝，但文物卻會忠實紀錄每
一個歷程。

法國遠東學院—— 暹粒中心

在一九〇七年吳哥從暹羅

的手中重新回歸柬埔寨，法
國遠東學院也在此時重新執掌
吳哥的管理維護任務，並提供
殖民地政府技術上的協助，遠
東學院從此時期開始以長駐性
的任務取代短暫的專案任務。
然而，遠東學院在技術上、研
究上所付出的努力確實使得吳
哥遺址從廢墟中浴火重生。

遠東學院到此地時針對吳
哥提出兩點計劃，首先需改善
交通及居住條件，次為確時執
行建築物的保存與修護。這兩
個計畫主要目的是改善最基礎
的周邊環境，使研究人員、工
作人員、甚至是觀光客都能順
利進入吳哥窟，再來則是保護

區的畫定，避免古蹟的保存工
作受到觀光發展的威脅。

最早受命至吳哥窟負責管
理工作的是科邁（Jean
Comaille, 1868-1916），他最初
的工作是清理古蹟內的樹林，
繼任者是馬沙（Henri Mar-
chal），他對吳哥境內的重要幾
個古蹟如巴揚寺、巴芳寺
（Baphuon）進行加固工作。另
外他也被派遣至印尼與荷屬印
度考古部的計畫主持人卡隆非
（van Stein-Callenfel）博士學習
新的技法，他曾使用「原物歸
位」法（anastylose）修復印尼
的婆羅浮屠。卡隆非曾經訪問
吳哥，並促使此一方法應用於
吳哥的修復上，希臘建築師巴
拉諾斯（Balanos）曾對此下定
義：「原物歸位是指以建築物
本身的材料，依據建物結構予
以重建或修復。此法允許謹慎
而正確的使用新材質，以代替
缺失的部份，否則古老的部份
無法歸回原位」。馬沙在考察回
來後，第一次將「原物歸位」
概念應用於斑蒂斯蕾（Banteay
Srei），在外觀修復上獲得空前

的成功，也使得此廟宇成爲觀光勝地。

「原物歸位」可稱得上是「威尼斯憲章」的先河，此憲章全名爲《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維護與修復憲章》（International Char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Monuments and Sites），是一九六四年第二屆國際歷史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建築師與技師會議，於威尼斯開會時所通過採行的，亦是世界文化遺產最具權威性的憲章。在威尼斯憲章的第十五條中載明：「所有的重建應該不能存在著先驗（a priori）。只有原位歸位法，也就是重組既存但是解體之構件是可被允許的。重建時整合用之材料應是可以被辨識而使其用要能確保該文化紀念物之保存維護與形式之維護」。由於重建之物原已消失不見，所以重建應有嚴謹的考證過程，不能基於建築師的單純臆測。一般而言，古蹟重建的前提是有要有足夠的原物可以再修復重組，這是一種不得已的方式，



以原物歸位法修復的斑蒂雷廟（Banteay Srei） 王維周攝

是以重建之物若有太多新物，將無法呈現歲月的痕跡。目前世界各國的趨勢，是鼓勵維護（conservation）代替修復（restoration），以越少的侵入性修復為原則，因此並不將修復視為值得鼓勵的手段。

遠東學院除致力於建築物本體的修復，也有專門研究高棉藝術的學者，並採取分工合作的方式。考古學者進行文物的挖掘；碑銘學者提供年代的依據；藝術史學家研究雕像的藝術風格發展。在學者提出研究成果時，需要其它學者的研究互相佐證，有關吳哥時期藝術的風格，也是歷經多次的辯證與討論，才有近日較成熟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不僅只是學術上的成就，對於推廣文化觀光，也是不可或缺的基礎文化資源。

目前，遠東學院進行較大型的計畫為巴芳寺的修復計畫，這個計畫是由法國外交部所贊助，並且與 APSARA 共同合作。巴芳寺在元代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中有一段記載：

『金塔塔至北可一里許，有銅塔一座；比金塔更高，望之鬱然』。其中所說的金塔據考證的結果是闍耶跋摩七世的得意之作巴揚寺，在其北方的銅塔就是巴芳寺，此寺廟為烏岱亞迪亞跋摩二世（Udayadityavarman II）所建，寺廟是正方形略長的建築，外圍有牆，四面皆有塔門，正殿五層是逐漸向上縮小的金字塔形建築，象徵印度教的須彌神山。

法國遠東學院早在科邁、馬沙到達吳哥時，即對此寺廟做清理及加固的動作，但從一



巴芳寺（Bapuon）整修計畫告示牌，敘明計畫贊助機構及完工日期。劉曼玟攝

九二〇年起開始反覆的進行加固工程時，就不斷的發生崩塌的情況。直到一九六〇年貝納·菲利浦·葛侯里耶（Bernard-Philippe Groslier，金邊博物館創始人喬治·葛侯里耶之子）繼任主持此一寺廟的修復計畫，他決定採用新的原物重建方式，但是所有的努力卻在柬埔寨內戰時再度被摧毀。一九九五年遠東學院重新賦予巴斯卡懷業（Pascal Royère）巴芳寺的修復計畫，據他表示巴芳寺預計於二〇〇九年重新開放，相信在現今科技的輔助之下，必能使古蹟的保存維護更有助易。

綜觀吳哥保存維護的歷程，維護、研究、教育推廣、經營管理等四大面向是文化資產保存互為鼎立彼此依存的磐石。世界遺產保護的趨勢乃是結合文化與觀光，期望鼓勵群眾參觀古蹟，進而喚起民眾對文化遺產保存的意識。但在發展觀光的同时，為避免淪為掠奪性的觀光旅遊消費，詳實的解說導覽與寓教於樂的推廣活



正進行整修中的巴芳寺（Baphuon） 王維周攝

參考書目：

1. Borath, Ros, 《吳哥窟的保存管理策略》(文化資產行政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06)。
2. Dagen, Bruno, 《吳哥窟—失落的石頭之林》, (台北: 時報文化, 2003)。
3. Dalsheimer, Nadine, *Les collections du musée national de Phnom Penh*,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eme-Orient, 2001.
4. Pottier, Christophe, "A propos de la statue portrait du Roi Javayrman VII au temple de Préah Khan de Kompong Svay"; *Arts Asiatiques*, vol. 55-2000.
5. Jessup, Helen I. And Thierry Zéphir, *Angkor et Dix Siècles d'art Khmer*, Paris: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1997.

動是不可或缺的。為達到此一目的，必須有熱忱的研究團隊對古蹟做建築的維護與修復，藝術史學家研究建築風格並予以詮釋。而完整的觀光歷程，愉快的消費經驗也是不容忽視，因此行銷部門的紀念品製作及氛圍的營造也漸受重視。是而透過了解 APSARA、國家博物館、法國遠東學院的任務，不僅使我們了解吳哥邁入世界遺產的歷程，其經驗也值得我們在推展文化資產保存時作為借鏡。